



第3版

本版责编、版式 袁琰璐
2015年6月13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东方讲坛 文汇讲堂-

历史与我们的未来



核心俱乐部会员话题

用史料说话的“历史季”

从葛剑雄直言不讳主讲《13 亿中国人的来历》，到陈兼热情激扬阐述《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再到姜义华娓娓道来《中华文明枢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季开讲近半，连续三次参听的核心会员自然有了在微信上“指点江山”的资本，比较哲学季和文学季，且听他们眼中的历史季——

历史季：史料说话 现实关怀

“虽然每次主题不同，但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说理、解惑。所以历史季需要总体设计，比起普通的讲座更为复杂，当然听众的受益更为丰厚。”听友殷茵回忆道：“听了三期历史季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兼主讲的《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完全颠覆我之前的博弈对抗式的简单理解。陈老师通过梳理史实，向我们揭示了中美关系的真相。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季讲座虽然是说史，但其实关切的都是现实的问题。”

相对历史季建筑在史料基础上的分析而言，会员们对哲学季的批判思维、宏观指点记忆犹新，而文



学季则更多是深入个体内心却又是某一时代背景气息的敏感把握。

不少听友注意到，在哲学季吴晓明的首讲中，即

提出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并以此来分析各国思维的不同，而历史季中，姜义华以此为分析手段和比较基石，其中的关联颇有启发。

历史学者：跨度大 参与式研究

去年的哲学季有沪上七位公认的知名哲学教授参与，哲学系的黄梦佳对俞吾金教授不幸在十月患病离世感到非常悲伤。而文学季视野更为开阔，广邀了国内活跃在文坛的常青树作家，大学教授杨国平认为，“他们伴随着一代人的记忆”，比如：先锋派的格非、韩少功、孙甘露，新写实的方方，现实主义的贾平凹，而沪上的五位实力评论家则既评析了这些作家于时代的意义，也点出了文学对于普罗大众的不可或缺性。哲学季的学者都是从文革后参与高考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作家和评论家中也大多在这个年龄段。但是，历史季的学者，不仅有在国外奠定学术成就者，而且他们的年龄跨度也更为厚长。其中，姜义华和最后压轴的王家范是 1935 年后出生，最年轻的苏智良明年进入花甲。律师陆建指出：“这使得历史学者的队伍有更多的丰富性。不仅研究历史，更参与历史，因此，对历史研究的责任感更具内生性。”

（袁琰璐）

（上接第 2 版）1991 年回到北京后，沈志华建立了个人的民间研究所。1994 年，沈志华在深圳组织中国学者召开苏联东欧史学的讨论会，会上获悉俄罗斯已经开放档案的消息，他兴奋不已，跃跃欲试。在从事金银首饰贸易之初，他就曾和给他开批文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司董司长说过：我挣钱不为个人发大财，就为能有机会搞学问。现在机会来了，沈志华毅然决定自己出面组织此事。

在沈志华看来，能够去俄罗斯收集原始档案，势必会使中国的苏联史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一番游说后，他与社科院达成合作模式，社科院组织项目，沈志华个人出资。1996 年，一行四人奔赴莫斯科，开始了“抢救”苏联档案的工作，期间当然并非一帆风顺，最终，从莫斯科一直追踪到美国，终于觅得 1.5 万件珍贵资料。回国后，沈志华自费在全国组织了 13 个翻译组，耗资近 140 万，最终出版了 34 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在阅读原始档案的过程中，沈志华也找到了自己学术研究上的兴奋点——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研究领域奠定地位

朝鲜战争研究，是沈志华在硕士期间就萌发兴趣并预留的课题，对当时的他而言，朝鲜战争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几十年的宣传都说是南方首先发动了进攻，但是问题在于，怎么 4 天之后汉城就竟然被北朝鲜部队给占领了？但那时这种题目过于敏感，不适合做研究生论文。现在是私人研究所，没有这种限制，终于可以自己解开这个谜团。当时还未接触到大量俄国档案，沈志华主要依据各种中英文的材料，最后花 21 天就写成了《朝鲜战争揭秘》的初稿。

当 1994 年这部书稿送到香港出版时，沈志华开始接触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一下子有好几百件，让他兴奋至极。于是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而伴随着对朝鲜战争的深入研究，沈志华发现 1950 年中苏同盟的建立其实是引发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诱因，随之又继续开展了关于中苏同盟从建立到分裂历史的研究。

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一定时期又成就了沈志华对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他撰写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三卷，在叙述从知识分子会议到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中国史研究者不同点在于，沈志华着重强调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国际背景。匈牙利事件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发起整风反右运动的一个主要诱因。

在沈志华看来，历史研究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个是历史过程的梳理和描述，第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予以分析解释。但在过程描述中，由于档案文

献的缺失，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第一个任务做不好，第二个任务就肯定做不好。有些判断虽然符合逻辑，但也只是各种可能逻辑当中的一种，而许多时候则是需要用史料来予以论证的。而沈志华自己所秉持的就是要依靠史实来不断论证并修正解释历史的逻辑链条。

由于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研究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此时沈志华个人已经在学术界成为某些研究领域一名国际知名却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历史学家。然而，他所谋划的是一幅更为宏大的冷战史学科建设的蓝图。

转战“体制内”：带出一支冷战史研究的“正规军”

组织起一支学术队伍一直是沈志华心中的目标，从 1994 年以来，他几乎年年自己出资组织学术会议，就是想得要团结组织起一支真正依靠档案研究历史的学术队伍。到了 1998 年，沈志华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并且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正式进入北大。2004 年，在美国知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校友陈兼的引荐下，沈志华来到上海，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齐顺进行了一次深谈。出身历史学的张齐顺感到，沈志华的想法与华师大的学科建设规划不谋而合。2005 年，他正式担任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转身为体制内的带头人

从一名体制外单打独斗的民间学者，转变成体制内的一名学科带头人，日渐繁重的组织工作势必占用沈志华自己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对于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和社会组织工作孰轻孰重？沈志华有着自己的认识，一方面他觉得在学术研究上，很多问题自己不做，可能就真没人来做；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自己如果不做那些学科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学科整体得以发展谈何容易？

从 2005 年只身一人来到华东师大，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十年间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日益发展壮大。不仅多次承担了国家社科的重大课题、上海市重大课题，而且建立起颇具规模的资料中心，人员规模也在不断扩充，从最初的一将一卒，发展到如今的十多名年龄梯次齐整的研究队伍。这一切与沈志华的奉献精神、豪爽性格、社会关系、组织能力和学术眼光息息相关，这种作用在任何旁人看来都是不

可替代的。

体制内外两头并进推研究

努力承担学科发展建设的组织工作，其实还蕴含着沈志华对于当今国家科研体制的思考。经商成功后的 1994 年，他便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活动和著作出版，前后共花费了 200 多万。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当前某些社科体制和规划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了手脚。在他看来，比较好的方式，是能够同时依靠民间社会基金的力量，通过专家的评审资助学者，这样能够让学者更加广泛、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当沈志华加盟华东师大后，又有一批企业家愿意提供资助，于是他在广东正式注册了“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以私募基金资助学生收集档案、学术著作出版、举办学术论坛和针对研究生的史学方法研习营等。

如今，沈志华带领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华东师范大学一家之内，也越来越得到国内其他高校、科研单位的认可和响应。原先国内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冷战”一词来归纳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都存有争议。随着沈志华团队的不断推动，逐步开设冷战史的课程、招收冷战史专业的研究生，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慢慢地铺展开来。东北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相继成立“冷战史研究中心”或相应机构，这些机构虽然研究方向各占一隅，但总体上体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对一种基本研究方法的追求，即利用多国档案来研究国际关系史。

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目前国际冷战史学界也已经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学者终于在一些学术领域取得了话语权。通过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长期合作，华东师大在这个与白宫比邻的美国最重要智库之一的办公楼里设立了海外工作室——“华东师大-威尔逊中心冷战研究美国工作室”，不仅经常在这里举办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和新书发布会，而且每年遴选和派遣若干来自中国各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研究。

谋划冷战研究的两大体系

对于未来冷战中心学术研究任务的长远规划，沈志华设计了两大系统，一是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对于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重大事件的发生，不能够过于简单地做出政治性结论，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找出答案。沈志华认为，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的细

致分析，才能够完整地对整个人类一百多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归纳出一个准确的认识。

另一是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问题，为此沈志华几乎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各省市的档案馆，而给他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对于过去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都还未能研究清楚，特别是共和国阶段的历史，几乎空白一片。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沈志华自己急切地感到这些问题无法绕过，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学术空白，更因为当下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回溯到过去才能真正得以理解。

以上述两大任务系统为出发点，让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中心的科研工作既能体现学术价值，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沈志华一直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他这十年来的工作已经逐渐地从以体制外为主，慢慢转向以体制内优先。原先都是凭借自身学术兴趣点开展活动，这让沈志华担忧后继之人，而如今则已经形成一支科研梯队，在国内带领起了一支冷战史研究的“正规军”。

对于历史的魅力，沈志华感到其实历史就是人类经历过的事，但是现代人并不知道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需要历史学家把它复原，但是复原成什么样？其中就有真假虚实，而史学家的责任就在于努力恢复一段真实的历史，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出人类自身走过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沈志华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开拓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疆域，而现今他则带领着一支成形的科研队伍，继续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土地上耕耘不息。

近 2 小时的采访中，沈志华提及他学术生涯中的“行侠仗义”之举时，颇有几分得意。比如如何拿二锅头和茅台“贿赂”俄罗斯学者复印资料以节约费用；如何在黑龙江档案馆加加班工资，以便能在周末假日复印资料。沈志华的刻苦用功在学生看来也望尘莫及。在记者和他邮件联系中，经常是早晨 4 点得到回复，那是他一天开始工作的时间。今年 2 月至 5 月期间，他在韩国闭关写中朝关系的新书，在一柜子方便面和速冻食品的陪伴下，他一天写作常常超过 14 小时，两个多月便完成了 30 万字。

勤奋、仗义、激情、使命，显然许多成功者的要素都汇集在这位有理想支撑的学术游侠身上，仿佛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复合体，他自己也笑言，“我的经验也许不可复制，但我的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他坦言“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你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大于你从社会的获取。”

于是，理想催促着沈志华书写了档案人生的一章又一章。

（5 月 25 日采访，6 月 10 日得到沈志华确认）